

靈樞經合纂卷之八

錢塘張隱庵

兩先生合註

會稽馬元臺

同學高 杖士宗參訂

門人 王弘義子芳 黃紹姚載華校正

行鍼第六十七

黃帝問於岐伯曰。余聞九鍼于夫子。而行之于百姓。百姓之氣血。各不同形。或神動而氣先。鍼行。或氣與鍼相逢。或鍼已出。氣獨行。或數刺乃知。或發鍼而氣逆。或數鍼病益劇。凡此六者。各不同形。願聞其方。

張此承前章論刺陰陽之人。而行鍼之不同也。夫五音之人。多陰。左右太少之人。多陽。百姓者。天下之大。眾蓋天地之間。六合之內。不離乎五。而人亦應之。百姓之氣血。各不同形者。謂形中之血氣。有盛有少也。六者。謂重陽之人。陽中有陰之人。陰陽和平之人。多陰之人。陰中有陽之人。及粗工之所敗也。○倪仲玉曰。此篇論刺形。故提二形字。未結一形字。

馬此帝以受鍼之人有六者之異而問之也。

岐伯曰。重陽之人。其神易動。其氣易往也。黃帝曰。何謂重陽之人。岐伯曰。重陽之人。熇熇高高。言語善疾。舉足善高。心肺之藏氣有餘。陽氣滑盛而揚。故神動而氣先行。

張此言重陽之人。神氣之易行也。夫五藏內合五行。外合五音。三陰之所主也。心肺居上為陽。肝腎脾居下為陰。陰中有陽也。重陽之人者。手足左右太少之三陽。及心肺之藏氣有餘者也。熇熇高高。乃三手陽之在上也。言語善疾。陰中之陽在中也。舉足善高。足三陽之在下也。心藏神。肺主氣。心肺之藏氣有餘。陽氣滑盛而揚。故神動而氣先行也。

黃帝曰。重陽之人。而神不先行者何也。岐伯曰。此人頗有陰者也。黃帝曰。何以知其頗有陰也。岐伯曰。多陽者多喜。多陰者多怒。數怒者易解。故曰頗有陰。其陰陽之離合難。故其神不能先行也。

張心為陽中之太陽。肝為陰中之少陽。心主喜。肝主怒。心藏神。肝藏魂。魂隨神以往來者也。動神而氣先行者。神魂之相離也。重陽而頗有陰者。陰陽之相合也。陰陽之離合難。故神與魂合則其神不能先行。

言語五藏之所發也



靈樞經合纂卷之八

錢塘張隱庵

兩先生合註

會稽馬元臺

同學高 杖士宗參訂

門人 王弘義子芳 黃紹姚載華校正

行鍼第六十七

黃帝問於岐伯曰。余聞九鍼于夫子。而行之于百姓。百姓之氣血。各不同形。或神動而氣先。鍼行。或氣與鍼相逢。或鍼已出。氣獨行。或數刺乃知。或發鍼而氣逆。或數鍼病益劇。凡此六者。各不同形。願聞其方。

張此承前章論刺陰陽之人。而行鍼之不同也。夫五音之人。多陰。左右太少之人。多陽。百姓者。天下之大。眾蓋天地之間。六合之內。不離乎五。而人亦應之。百姓之氣血。各不同形者。謂形中之血氣。有盛有少也。六者。謂重陽之人。陽中有陰之人。陰陽和平之人。多陰之人。陰中有陽之人。及粗工之所敗也。○倪仲玉曰。此篇論刺形。故提二形字。未結一形字。

馬此帝以受鍼之人有六者之異而問之也。

岐伯曰。重陽之人。其神易動。其氣易往也。黃帝曰。何謂重陽之人。岐伯曰。重陽之人。熇熇高高。言語善疾。舉足善高。心肺之藏氣有餘。陽氣滑盛而揚。故神動而氣先行。

張此言重陽之人。神氣之易行也。夫五藏內合五行。外合五音。三陰之所主也。心肺居上為陽。肝脾居下為陰。陰中有陽也。重陽之人者。手足左右太少之三陽。及心肺之藏氣有餘者也。熇熇高高。乃三手陽之在上也。言語善疾。陰中之陽在中也。舉足善高。足三陽之在下也。心藏神。肺主氣。心肺之藏氣有餘。陽氣滑盛而揚。故神動而氣先行也。

黃帝曰。重陽之人。而神不先行者何也。岐伯曰。此人頗有陰者也。黃帝曰。何以知其頗有陰也。岐伯曰。多陽者多喜。多陰者多怒。數怒者易解。故曰頗有陰。其陰陽之離合難。故其神不能先行也。

張心為陽中之太陽。肝為陰中之少陽。心主喜。肝主怒。心藏神。肝藏魂。魂隨神以往來者也。動神而氣先行者。神魂之相離也。重陽而頗有陰者。陰陽之相合也。陰陽之離合難。故神與魂合則其神不能先行。

言語五藏之所發也



矣上文曰氣先行此則曰神不能先行蓋氣行則神行神行則氣行神氣之相隨也夫行鍼者責在得神取氣然而神有易動氣有易往是以數刺而病益甚者反傷其神氣也○仇汝霖曰喜為心志怒為肝志數怒者易解言其人易怒而易解者重陽之人頗有陰也蓋多陰者多怒此陽中之陰故易怒而易解也

註馬此承上文而言神動而氣先鍼以行者必其為重陽之人也夫重陽之人神易動而氣易往者何哉正以陽氣而有上炎之勢高高而有卑屈之心以言語則善急以舉足則甚高其心肺在上之藏氣更為有餘而陽氣者衛氣也滑盛而揚故用鍼之微其神易動而氣先鍼而行也然有重陽之人而神不先行者陽中頗有陰也凡多陽之人必多喜多陰之人必多怒惟此重陽之人而怒亦數有但此重陰之人則易解耳故曰頗有陰也蓋以陽中有陰則陽為陰滯初雖鍼入而與陽合又因陰滯而復相離其神氣不能易動而先鍼以行也以此

黃帝曰其氣與鍼相逢奈何岐伯曰陰陽和調而血氣淖潤滑利故鍼入而氣出疾而相逢也

註張徐振公曰此言陰陽和平之人血氣淖潤滑利故氣出疾而與鍼相逢也○倪仲玉曰謂陰陽之氣皆應于鍼

註馬此承上文而言受鍼之氣有與鍼相逢者以其氣之出速而相逢也正以此人者陰陽各經相為調和而血氣淖潤故耳

黃帝曰鍼已出而氣獨行者何氣獨然岐伯曰其陰氣多而陽氣少陰氣沉而陽氣浮沉者內藏故鍼已出

氣乃隨其後故獨行也

註張徐振公曰此言多陰之人鍼已出而陰氣獨行也其陰氣多而陽氣少者陰氣沉而陽氣浮陰陽之相離也故鍼已出則微陽之氣隨鍼外泄陰氣外行于內此陰陽不和不能交相廝守而微陽之易脫也

註馬此言有鍼已出而氣獨行者正以陰氣多而內藏故鍼雖出而氣乃隨後以獨行也陰氣者營氣也陽氣者衛氣也下文同

黃帝曰數刺乃知何氣使然岐伯曰此人之多陰而少陽其氣沉而氣往難故數刺乃知也

註張徐振公曰此言陰中有陽之人數刺而始知也陰中有陽者多陰而少陽其氣沉而難于往來故數刺乃知此陰陽廝守于內也二節言多陰少陽之人有陰陽之相離者有相守者陰陽離合之道行鍼者

不可不知○仇汝霖曰多陰少陽故陰陽不合陰中有陽故陰陽相和蓋陽生于陰也

註馬此言人有數刺而始知者以其陰氣多而沉也蓋此上節之沉則又沉之甚矣

日多少
故不相
合

黃帝曰：鍼入而氣逆者，何氣使然？岐伯曰：其氣逆，與其數刺，病益甚者，非陰陽之氣，浮沉之勢也。此皆粗之所敗，工之所失，其形氣無過焉。

註徐振公曰：重陽之人，其神易動，其氣易往，神氣之易散也。多陰之人，氣隨鍼出，微陽之易脫也。陰陽有離有合，氣之有浮有沉，粗工不知浮沉離合之道而失之，以致數刺而病益甚也。夫五音之形，陰氣多而陽氣少，左右太少之形，陽氣多而陰氣少，故善用鍼者，調其陰陽而使形氣之無過焉。○伊汝霖曰：神氣者，五臟之神氣也。重陽之人，使神氣外弛，則愈亡其陰矣。多陰少陽之人，使陽氣隨鍼而出，則愈亡其陽矣。此皆粗之所敗，工之所失也。

註此言有鍼入而氣逆者，乃醫工之失，其鍼法也。凡鍼入而氣逆，與數刺而病益甚，非陰陽之氣有浮沉而反淺之勢也。特以營氣主沉，衛氣主浮，故刺衛當淺，刺營當深。今鍼入而氣逆者，特以宜淺而反深之，宜深而反淺之，所以以鍼入而氣逆也。故凡用鍼者，皆當視其形氣而弗使過焉，可也。

上膈第六十八

註首句有氣為上膈，故名篇。

黃帝曰：氣為上膈者，食飲入而還出，余已知之矣。蟲為下膈，下膈者，食時時乃出，余未得其意。願卒聞之。岐伯曰：喜怒不適，食飲不節，寒溫不時，則寒汁流于腸中，流于腸中則蟲寒，蟲寒則積聚守于下管，則腸胃充郭，衛氣不營，邪氣居之。人食則蟲上食，蟲上食，則下管虛。下管虛，則邪氣勝之，積聚已留，留則癰成。癰成，則下管約，其癰在管內者，即而痛深；其癰在外者，則癰外而痛浮。癰上皮熱。

註據後論疾診尺篇第三節可也。

註此言汁沫積于腸胃而成癰，膈者，內之膈肉，前連于胸之鳩尾，後連于脊之十一椎旁，連于膈膈上為膈中名曰氣海。上焦宗氣之所居，上焦開發，宣五穀味，所以熏膚充身，澤毛。膈下胃府之所居，名水穀

之海，受中焦之氣，泌糟粕，蒸津液，化其精微，隨三焦出氣，以溫肌肉，充皮膚。若因于喜怒不適，食飲不節，寒溫不時，病在膈上者，食飲入而還出，因于膈下者，食入時時乃還，時時周時也。夫胃者，水穀血氣之海也。汁沫者，胃府所生之津液，滲出于腸胃之外，募原間之孫脈絡，脈化赤為血，注于胃之大絡，從臍府之經，隨外出于皮膚。如因于外邪，以致津沫滲留于腸外，不得散則日以成積矣。如因于內傷，汁沫留于腸

寒汁不
得氣則
散不能行

二內字
納同母
無同伍
互同惟
澹同

內漸積而成癰此皆因于中上二焦之氣有傷不能宣化輸布故帝曰氣為上膈蟲為下膈上膈者上焦之氣也下膈者中焦之氣也蓋蟲為陰類遇陽熱則消中焦之氣虛寒則陰類生聚而上食矣寒汁留于腸中則腸胃充郭而衛氣不能營于外則留積而成癰矣其癰在腸內者即痛而深其癰在外者則隱見于外而痛浮在癰上之腹皮則熱○徐振公曰此篇亦承前數章而言謂形中之肌肉血氣諸胃腑水穀之所生養若食飲入而還出或暮食朝吐朝食暮吐則形氣消索矣此皆因于喜怒不節若傷于五臟之形則成五藏之積傷于腸胃則成腸胃之癰本經曰五藏不和則七竅不通六府不和則留而為癰此言腸證有上下之分而尤詳下膈之義也膈者膈膜也前鳩尾後齊十一推所以遮隔濁氣不使上時始復外出但帝明于上膈而病者乃氣使然食飲一入即時還出有為膈下之證者乃蟲使然食飲周腸中則蟲因寒而聚于下膈▲臍下二寸為下膈▼惟其聚于下膈故在之上胃在下之腸皆已先郭衛氣不得上營邪氣同居于腸胃之中及其人食則蟲上食而下膈始虛隨致邪氣入于下膈而積聚也留矣由是壅成而下膈約也其壅在下膈之內者即而按之其痛深其虛在下膈之外者即而按之其痛淺淺壅上之皮亦熱此下膈之病所以食飲時時而還出也▲按百病惟膈為難愈後世之治膈者並不分上膈下膈有氣與蟲之異乃遵仲景東垣丹絡書以關格為膈證按本經終始經脈禁服篇明是脈體非格證也豈不誤哉

黃帝曰刺之奈何岐伯曰微按其癰視其所行先淺刺其傍稍內益深還而刺之毋過三行察其沉浮以為淺深已刺必熨令熱入中曰使熱內邪氣益衰大癰乃潰伍以參禁以除其內恬憺無為乃能行氣後以鹹苦化穀為下矣

張視氣所行者視衛氣之行于手足陽明而取之也毋過三行者先淺刺之以逐陽邪而來血氣復深刺之以致陰氣之邪最後還而復深刺之以下穀氣穀氣者水穀所生之穀氣也若過取之則穀氣出故曰毋過三行察其浮沉者察癰之生于腕內腕外而為淺深之刺也已刺必熨者溫散其寒汁沫也伍以參禁者參伍而禁忌之以除其內積也上古天真論曰恬憺虛無真氣從之故宜恬憺無為乃能行氣鹹苦化穀者以鹹苦之物同穀食之蓋鹹能更堅苦能泄下穀則養其正氣者也○徐振公曰此因喜怒不適食飲不節寒溫不時之所致故曰伍以參禁謂禁其飲食之所當忌者恬憺無為是和其喜怒適其寒溫矣○倪仲玉曰當忌者忌不當忌者不忌故曰參伍

馬此言刺下脫之癰者必有其法也輕按其癰視其氣之所行先淺刺其癰之旁稍內其鍼而益深之又旋而刺之至于其三則不必復刺矣察其癰之浮者淺刺之癰之深者深刺之及已刺之後必以火熨

之使熱入于其中。日使內之必熱。則邪氣漸衰。大癰乃潰。又互參禁守之法。除其入內之事。專一恬憺。無為乃能行氣。然後用苦寒等味。以化其穀。庶食飲從茲下矣。

憂患無言第六十九

注馬 人有憂與怒。以致無言。蓋有其由。故名篇。

黃帝問于少師曰。人之卒然憂患。而言無音者。何道之塞。何氣出行。使音不彰。願聞其方。

注張 音聲者。五音之聲。喉。而有高下者也。語言者。分別清濁。字面發言。而有語句也。在肺主聲。心主言。肝主語。然由足少陰腎氣之所發。又曰。五者音也。音主長夏。是音聲之道。本于五藏之氣。全備而後能音。聲響。喉。語句。清明。故善治者。審其有音聲。而言語不清者。當責之心。肝。能言。語而無音聲者。當責之脾。肺。不能言。語而無音聲者。此腎氣之逆也。夫憂則傷肺。肺傷則無聲矣。志怒傷肝。肝傷則言語不清矣。○徐振公曰。土數五。而主宮音。宮乃君主之音。五音之主也。○仇汝霖曰。此篇亦承前數章而言。蓋憂恐忿怒傷五藏之形。則病五藏而成積。如傷五藏之氣。則無音聲矣。○倪仲玉曰。憂恐忿怒傷氣。氣傷藏。乃病藏。是因氣而病。五藏之形。或傷五藏之氣。

少師答曰。咽喉者。水穀之道也。喉。嚨者。氣之所以上下者也。會厭者。音聲之戶也。口唇者。音聲之扇也。舌者。音聲之機也。懸雍垂者。音聲之關也。頤頰者。分氣之所泄也。橫骨者。神氣所使。主發舌者也。故人之鼻。洞涕。出不收者。頤頰不開。分氣失也。是故厭小而疾薄。則發氣疾。其開隘利。其出氣易。其厭大而厚。則開隘難。其氣出遲。故重言也。人卒然無音者。寒氣客于厭。則厭不能發。發不能下。致其開隘不致。故無音。

注張 胃之上脘為咽喉。主進水穀。在喉嚨之後。肺之上管為喉嚨。主氣之呼吸出入。在咽喉之前。會厭者在喉嚨之上。乃咽喉交會之處。凡人飲食。則會厭掩其喉嚨。而後可入于咽。此喉嚨之上管。故為音聲之戶。謂聲氣之從此而外出也。脾開竅於口。唇口開闔而後。語句清明。故為音聲之扇。心開竅于舌。足少陰之脈上挾舌本。舌動而後能發言。故為音聲之機。懸雍者。喉間之上腭。有如懸雍之下垂者。聲從此而出。故為音聲之關。肝脈循喉嚨。入頤頰。頤頰者。腭之上竅。口鼻之氣及涕唾。從此相通。故為分氣之所泄。謂氣之從此而分出。于口鼻者也。橫骨者在舌本內。心藏神而開竅于舌。骨節之交。神氣之所游行出入。故為神氣之所使。主發舌者也。蓋言橫骨若弩。舌之發機。神氣之所使也。人之鼻。洞涕出不收者。因頤頰不開。分氣失也。蓋以申明頤頰乃腭之上竅。口鼻之氣及涕唾之從此而相通者也。會厭者。為開為闔。主聲。

氣之出入是以薄小則發聲疾厚大則開闔難其氣出遲故重言也重言者口吃而期期也寒氣者足少陰寒水之氣也蓋少陰之脈上繫于舌絡于橫骨終于會厭其正氣上行而後音聲乃發如寒氣客于厭則厭不能發謂不能開也發不能下謂不能闔也是以至其開闔不致而無音聲矣

註此詳言人之憂志而無言者以寒氣之客于會厭也人有二喉其一曰咽喉乃水穀之道也生于後其管通于六腑其一曰喉龍氣者以寒氣之上下者也生于前其管通于五臟會厭者凡人用飲食之道由會厭以掩喉嚨而後飲食可過耳故喉嚨既為氣之上下則會厭為音聲之戶唇為音聲之所發故人有鼻洞涕出不收者必其頑顙不開分氣相失從鼻而誤出故耳然人之言語所發實以會厭為主厭小而薄則發氣速以其開闔利而出氣易也若厭大而厚則發氣遲以其開闔難而出氣遲所以言語最重也今人卒然無音者由夫寒氣客于會厭則厭不能發縱發亦不能下其開闔頗難所以至于無音也

黃帝曰刺之奈何岐伯曰足之少陰上繫于舌絡于橫骨終于會厭兩瀉其血脈濁氣乃辟會厭之脈上絡任脈取之天哭其厭乃發也

張足少陰主先天之生氣留于膻中上出于肺以司呼吸者後天水穀所生之宗氣也是以呼出心與肺吸入下通於肝腎呼吸定息上下之相通也故寒氣客之則正氣不通而會厭失其開闔之機矣濁氣者寒水之濁氣辟除也兩瀉其血脈者謂脈道有兩岐一通于舌本一通精液于廉泉玉英蓋足少陰主藏先天之精氣而上通于空竅者也

註此言即人之無音者而有刺之法也足少陰腎經所行之脈上繫于舌復絡于橫骨以終于會厭必兩次瀉其血脈則濁氣乃辟除矣然欲瀉其血脈者正以此會厭之脈上絡于任脈天哭之穴取此穴以刺之其厭乃可發也▲天哭在頸結喉下四寸宛宛中鍼五分留三呼灸三壯▼

寒熱第七十

註凡有瘰癧者其病必發寒熱故名篇

黃帝問于岐伯曰寒熱瘰癧在於頸腋者皆何氣使生岐伯曰此皆鼠瘻寒熱之毒氣也留于脈而不去者也

註張此承上章之義而論足少陰之水火馬寒熱者先天水火之氣水火者精氣也以上數章論後天所成之身形及水穀所生之血氣有盛有虛為癰為積上章論少陰所生之氣上出于會厭而發于舌聲所藏之精上通于任脈以濡空竅然有正氣則有邪淫如寒熱之毒氣下藏于藏上通于頸液之間即留於脈而不去則為癰癰者此腎藏先天之毒也天開於子天一生水其毒在外故名曰鼠夫頸液之脈少陽之脈也少陽乃初陽之氣生于先天之水中少陽與腎藏精氣相通故本經曰少陽屬腎惡按本經凡論刺論疾其中暗合天地陰陽之道及血氣之生始出入蓋欲使學者知邪病之所由生則正氣之所出入若能觸類旁通斯得聖人之微義

註馬此言鼠癰之所以發為寒熱者以其毒氣之留于脈也癰癰者瘡名一名鼠癰瘡生于頸腋兩腋間乃陽明少陽兩經之所屬也正以鼠癰有寒熱之毒氣留于其脈而不去耳 俗云鼠用飲食流涎于其中人誤用之所以毒氣感而生癰癰今鼠之頸腋多塊其狀猶癰癰癰然後世有用貓製藥方者亦所以勝其毒耳大義又見後論疾診尺篇

黃帝曰去之奈何岐伯曰鼠癰之本皆在于藏其脈上出於頸腋之間其浮于脈中而未內着於肌肉而外為膿血者易去也黃帝曰去之奈何岐伯曰請從其本引其末可使衰去而絕其寒熱審按其道以予之徐往徐來以去之其小如麥者一刺知三刺而已

註馬素問骨空論亦有刺寒熱法

註張此言陰藏之毒氣傳于府陽而外出于末者可刺而易已也夫藏為本脈為末其毒在藏而上出于頸腋之間其浮于脈中而外為膿血者此毒氣出于末而從脈潰故易已也未內着于脈肉者未轉及於陽明也故從其本引其末可使衰去而絕其寒熱之毒審按其出之道路以予奪之徐往徐來以引去之其小如麥者毒之輕微也可一刺知三刺而已此章與素問集註第六十篇之骨空論合參其大義曉然矣○徐振公曰手厥陰少陽皆與腎合藏陰之毒出于府陽故為易治若出于厥陰之藏故為不治之死證矣

註馬此論刺癰癰之有法也鼠癰之本皆在五臟其末上出于頸腋浮于脈中內未着于肌膚外尚未成膿血者斯易去也去之之法亦惟從其何藏之本以引其在外之末可使漸衰而絕其寒熱審按其脈道以取穴而與之鍼徐往徐來以去其病刺法內有

如小麥粒者一刺則知其病之將去三刺則病自已矣

黃帝曰決其生死奈何岐伯曰反其目視之其中有赤脈上下貫瞳子見一脈一歲死見一脈半一歲半死見二脈二歲死見二脈半二歲半死見三脈三歲而死赤脈不下貫瞳子可治也

註馬此節大義與本經論疾診尺篇相同

厥後人以包絡非命門形氣之故天地有正氣亦有淫氣骨空論有救治之法

衛氣先行于四末者先皮膚先充絡脈循經而行以

張夫腎藏天一之水地二之火此先天始分之兩儀也少陽厥陰之氣皆出于腎厥陰之氣上舍于心下

焦之部署而為有形之一藏包絡主脈而代君行其血焉少陽之氣游行于上中下出入于肌腠歸于中

皆本於腎藏之所生瞳子者水藏之骨睛也赤脈從上而下貫瞳子者水藏之毒氣上交于包絡之火藏

而從脈潰故為不治之惡疾也夫天一地二合而為三一脈一藏死者水藏之毒甚也二脈二藏死者火藏

藏之毒傳之于火藏也三脈三藏死者毒氣分于二藏之間也蓋毒之專者重故死之速分者死之遲也

一脈半者一二之間也二脈半者二三之間也夫人秉先天之火毒也蓋火有毒而水亦有毒但火多而水少也

是以痘毒發源在腎先天之火毒也癰瘡者先天之火毒也蓋火有毒而水亦有毒但火多而水少也

也○仇汝霖曰心包絡為陽藏陰傳于陽而不復下交于陰者尤為可治故復曰赤脈不下貫瞳子者可治

也聖人救民之心甚切醫者輕忽而待其死耶

註此言決癰瘡之生死有法也赤脈從上而下貫瞳子者凡死之速近以脈之如線者多少為度如無赤脈下貫瞳子者其病可治也

邪客第七十一

馬客者感也首節論邪之所感故名篇末節八虛義同

黃帝問於伯高曰夫邪氣之客入也或令人目不瞑不卧出者何氣使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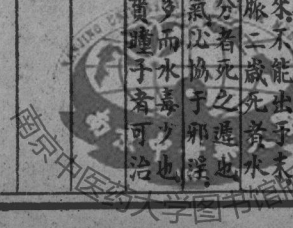
馬此篇論衛氣行于形身之外內宗氣行于經脈之外內行于脈內者皆榮氣而行行于脈外者隨衛氣而轉外內自相逆順而行者也○徐振公曰此章假邪客以明衛氣宗氣之行故篇名邪客而經文皆論其正氣焉

伯高曰五穀入于胃也其糟粕津液宗氣分為三隧故宗氣積於胸中出於喉嚨以貫心脈而行呼吸焉榮

氣者泌其津液注之於脈化以為血以榮四末內注五藏六府以應刻數焉衛氣者出於悍氣之慄疾而先

行於四末分肉皮膚之間而不休者也晝日行於陽夜行於陰常從足少陰之分間行於五藏六府今厥氣

客於五藏六府則衛氣獨衛其外行於陽不得入於陰行於陽則陽氣盛陽氣盛則陽蹠臨不得入於陰陰



應呼吸

漏下晝

行於陽

夜行於

陰者與

皮膚之

榮氣相

將而行

於形身

之內外

出于咽

喉以貫

心脈者

從手太

陰而貫

於脈中

與動輸

篇合參

厥陰者

藏府之

厥氣

統音水

統音水

虛故目不瞑

此節與本經五味篇論三焦之義相同

此論宗氣同榮氣行于脈中以應呼吸漏下衛氣行于脈外晝行于陽夜行于陰皮膚經脈之血氣文

入此宗氣隨肺氣行于皮膚呼吸則氣出而八萬四千毛竅皆聞吸則氣入而八萬四千毛竅皆聞此章論

宗氣貫心脈而行呼吸心脈者手心主包絡之脈包絡主脈是從心脈而行于十六經脈之中呼吸定息

行于脈外晝夜一萬三千五百息脈行八百十丈以終五十營之一周是宗氣營氣皆半行于脈中而半

起行于陰則目瞑而臥如厥逆之氣客于五臟六府則衛氣獨衛于外行于陽不得入于陰故目不瞑遇

按衛氣不得入于陰則目不瞑之論多有重見然各有存存學者宜體析明白○徐振公曰大惑篇云衛

氣不得入于陰則陽氣滿陽氣滿則陽蹻盛此章陷字疑誤

此伯高言人之目不瞑者以其陽氣獨行于外而內之陰氣亦虛也夫邪之感于人身令人目不瞑

或不臥而出于外者正以五穀入胃下者為糟粕之隧中焦為津液之隧上焦為宗氣之隧故宗氣積

于胸中者即上焦也出喉嚨以貫心脈而行呼吸一呼脈行三寸一吸脈行三寸呼吸總為一息則脈行

六寸凡人一日一夜計有一萬三千五百息則脈行八百一十丈其榮氣出中焦之氣降于下焦而生此

陰氣者泌其津液注之于脈化以為血以榮四支內隨宗氣以行于五臟六府經脈之中而百刻之內其

脈數與刻數相應也衛氣者由下焦之氣以升于中上二焦而生此陽氣但衛氣慄悍滑疾不隨宗氣以

行而先行于四末分肉皮膚之間而不休者也晝行于陽經夜行于陰經然晝行陽經之時如行足太陽

經已畢則必入于足少陰腎經而又出行於陽經行足陽經已畢則亦必入于足少陰腎經而又出行于

陽經諸陽皆然止以陽迅而陰氣弱故必一入而即出也所謂常從足少陰之分間行于五臟六府者如

▲大義見衛氣行篇今邪氣厥逆客于五臟六府則衛氣獨衛其外不得內入于陰惟其不得內入于

陰則外之陽氣盛而陽蹻之脈不得入于陰致內之營氣虛

而陰蹻之脈不得通于陽陽盛而陰虛此目之所以不瞑也

黃帝曰善治之奈何伯高曰補其不足瀉其有餘調其虛寔以通其道而去其邪飲以半夏湯一劑陰陽以

通其臥立至黃帝曰善此所謂決瀆癰塞經絡大通陰陽和得者也願聞其方伯高曰其湯方以流水千里

已外者八升揚之萬遍取其清五升煮之炊以葦薪火沸置秫米一升治半夏五合徐炊令竭為一升半去

其滓飲汁一小杯日三稍益以知為度故其病新發者覆杯則臥汗出則已矣久者三飲而已也

其滓飲汁一小杯日三稍益以知為度故其病新發者覆杯則臥汗出則已矣久者三飲而已也

統音水

陽明主秋金而居中土
腎屬癸水仲根名
甘瀾水主治奔豚

張此論調足少陰陽明之氣以通衛氣之行于內蓋衛氣之行于陰從手足陽明下行至足而交于足少陰從足少陰而注于五臟六腑故當調此二經之氣焉補不足者補衛氣之不足瀉有餘者瀉厥氣之有餘調虛實者調外內之虛實以通其道而去其厥逆之邪半夏色白形圓味甘而辛陽明之品也月令五月半夏生感一陰之氣而生者也胃屬戊土腎藏天癸飲以半夏湯一劑者故一陰之氣上交于腎

戊癸合而化大火土之氣則外內之陰陽已通其邪立至此所謂決瀆壅塞經絡大通陰陽得和者也主腎為水藏而為生氣之原氣行則水洩胃乃燥熱之府而主中土欲得陰陽以合化而不欲寒水之止乘

故用流水千里以外者所謂勞水也再揚之萬遍則水性無功不能助寒水上行矣八乃金之成數五乃土之生數陽明主秋金而胃居中土故用八升五升者助陽明之胃氣也葦乃水草故以葦薪者助水也

之生氣也米乃土穀而秋成置秫米一升者助胃氣也上古以腹中和小便利為知葦薪者助水也者正氣和而厥氣散衛氣得從其道而出入矣○徐振公曰厥陰者藏府之逆氣也氣本於足少陽腎而

生于一足陽明胃故調此二經之氣而逆氣自解矣曰陰陽相通陰陽相得和也

論此言治目不瞑而不得臥者有調其虛實之刺法飲以湯劑之方法也陽蹻獨盛於外則衛氣有餘也

不得入于陰而陰虛營氣不足也當補其不足而瀉其有餘蓋不足為虛有餘為實所以調其虛實以

通內外往來之道耳然又飲以半夏湯一劑則陰陽已通其邪立至其方以流水來自千里外者八升即

今之三升餘也揚之萬遍濾其清者五升煮之即今之二升餘也飲以葦薪及火沸之時又置秫米一升

即今之四合餘也治半夏五合即今之二合餘也徐徐飲之令竭之一升半即今之六合餘也去其滓飲

汁一小杯一日之內服之者三次稍有所益自有所覺則漸可喫矣凡病新發者覆杯則卧汗出則已病

久者飲三

次而已耳

黃帝問於伯高曰願聞人之肢節以應天地奈何伯高答曰天圓地方人頭圓足方以應之天有日月人有

兩目地有九州人有九竅天有風雨人有喜怒天有雷霆人有音聲天有四時人有四肢天有五音人有五

臟天有六律人有六府天有冬夏人有寒熱天有十日人有手十指辰有十二人有足十指莖垂以應之女

子不足二節以抱人形天有陰陽人有夫妻歲有三百六十五日人有三百六十節地有高山人有肩膝地

有深谷人有腋膕地有十二經水人有十二經脈地有泉脈人有衛氣地有草蓂人有毫毛天有晝夜人有

臥起天有列星人有牙齒地有小山人有小節地有山石人有高骨地有林木人有募筋地有聚邑人有腠

通篇論
形單提
衛氣二
字謂衛
氣之出
入于有
形也
市叶訥
舍音捨
焉音煙

屈叶曲
數上聲

肉。歲有十二月。人有十二節。地有四時。不生草。人有無子。此人與天地相應者也。

張此論人之形身四體。藏府陰陽。應天地之日月星辰。山川草木。人與天地參也。衛氣盡行于陽。夜後于陰。應天道之遠地。一周。一歲而終。三百六十五度。日月五星。隨天道之環轉。風雨雷電。從天氣以施。行

山川泉谷。上天之無不覆。轉林木草。莫感天氣而生。長衛氣日行于陽。上至頭目口齒。下至足脛膝。胸四旁之四肢肢節。肌肉皮毛。夜行于陰。內循五藏六府。重于募筋。充于胸腹。人之身形。藏府應六氣之升降。

五運之出入。衛氣之行。應天地之繞地環轉。而復通貫于地中。故曰。地有泉水。人有衛氣。是衛氣求獨行于形身之外。內而復貫通于經脈之外。內者也。○徐振公曰。地有草。人有毫毛。女子月事。以時下者。隱

滲皮毛之血也。男子衛任不盛。宗筋不成。則鬚不生。是以四時之草不生。以應人之與于。仇汝霖曰。上古有冀草。一莖三十葉。如月小則落二十九葉。蓋以應女子之月事。以時下。

註馬此伯高備言人與天地相應也。女子不足二節。缺莖垂與二莖也。以抱人形故耳。

黃帝問于岐伯曰。余願聞持鍼之數。內鍼之理。縱舍之意。扞皮開腠理奈何。脈之屈折出入之處。焉至而止。焉至而徐。焉至而疾。焉至而入。六府之輸於身者。余願盡聞。少叙別離之處。離而入陰。別而入陽。

焉至而止。焉至而徐。焉至而疾。焉至而入。六府之輸於身者。余願盡聞。少叙別離之處。離而入陰。別而入陽。

此何道而從行。願盡聞其方。岐伯曰。帝之所問。鍼道畢矣。黃帝曰。願卒聞之。

註張此問用鍼之理。而兼問血氣之行于皮膚經脈之外。內有出入。至止。離別之處。焉。皮膚者。脈外之氣分也。脈之屈折出入之處。焉至而止。焉至而疾。焉至而入。六府之輸於身者。余願盡聞。少叙別離之處。離而入陰。別而入陽。

何以為之。至止疾徐也。六府之輸于身者。即手足三陽之本。標別離之處者。別經絡而出於氣街之處也。夫皮膚為陽。經脈為陰。離而入陰者。脈外之氣。血離皮膚而入于經脈也。別而入陽者。脈內之氣。血別經

脈而入于皮膚也。此何道從行。願盡聞其方。伯言帝之所問。乃陰陽血氣之流行。知血氣之外。內則知所以用鍼矣。○仇汝霖曰。此因鍼道以明血氣之運行出入。蓋鍼道與血氣之流行。皆合天地之大道。

註馬此帝備問用鍼之義。及經脈出入離合之處也。鍼有所持之法。所內之理。或縱鍼而不必持。或捨鍼而

而止鍼。何所至而用鍼。則徐。何所至而用鍼。則疾。何所至而入鍼。且六府之運於入。身者。有別有離。何者。離陽而入于陰。何者。別陰而入于陽。此必有脈道以為之行也。故備問之。

岐伯曰。手太陰之脈。出于大指之端。內屈。循白肉際。至本節之後太淵。留以澹。外屈。上于本節之下。內屈。與陰諸絡會於魚際。數脈并注。其氣滑利。伏行蘊骨之下。外屈。出于寸口而行。上至於肘內廉。入于大筋之下。內

屈上行。肱陰入腋。下內屈。走肺。此順行逆數之屈折也。

張此分論脈外之宗氣。循手太陰之經。順行而逆數也。夫宗氣之行于脈外者。從肺氣而出。故其氣滑利。伏行于壅骨之下。外屈出于寸口。而行外屈。上于本節之下。留以澹滲皮毛。手太陰之脈。出于大指之端。內屈循白肉際。至本節之後。太淵內屈。與諸陰絡會于魚際。數脈并注。上至于肘內廉。入于大筋之下。內屈上行。肱陰入腋。下內屈。走肺。此太陰之脈。從指非而走肺。脈外之宗氣。從肱腋以上。魚此順行逆數之屈也。

指也。

王此伯言手太陰經之脈。有曲折出入順逆之數也。手太陰肺經之脈。出于大指之端。少商穴內屈。之以循白肉之際。蓋白肉屈。陰經。赤肉屈。陽經。陰陽之經。以赤白肉際為界也。至本指節後。有天淵穴。大凡脈會太淵。而留止于此。澹滲諸經。從外而曲。上于本節之下。又從內而曲。與陰經諸絡會于魚際。但數經之脈。并注于此。其氣滑利。伏行壅骨之下。即掌後高骨也。又外注少曲。出于寸口。上之太淵穴。而行故曰脈會太淵也。上從經渠。列缺。孔最。又至肘內之使白穴。入于大筋之上。從內少曲。上行肱之陰廉。入腋。下之雲門。天府。又內曲。而走于肺。此則從外而走內者。為逆。若自雲門中府。以出少高。則自內而出外者。為順。此乃順行逆數之屈折也。

心主之脈。出于中指之端。內屈。循中指內廉。以上留于掌中。伏行兩骨之間。外屈。出兩筋之間。骨肉之際。其氣滑利。上二寸。外屈。出行兩筋之間。上至肘內廉。入于小筋之下。留兩骨之會。上入于胸中。內絡于心肺。

張此分論行于脈中之宗氣。從心主之脈。營行于十二經脈之中。以應呼吸。漏下。其脈外之宗氣。亦隨本經而行。屈折于皮膚之間。蓋宗氣之出于肺。而行于皮膚者。散于十二經脈之外。各從本經。而為逆順之行。故行于心主之脈外者。外屈。出兩筋之間。骨肉之際。其氣滑利。上肘臂二寸。外屈。而澹滲于皮膚。心主之脈。出于中指之端。內屈。循中指內廉。以上留于掌中。伏行兩骨之間。出兩筋之間。上至肘內廉。入于小筋之下。留兩骨之會。上入于胸中。內絡于心肺。此亦順行而逆數也。夫脈外之氣血。各隨本經。以分界。時故行于脈中者。隨脈而屈折于脈內。行于脈外者。亦隨本經。而屈折于脈外也。以上二節。論宗氣之留于胸中。上出于肺。行于十二經脈之皮部。以司呼吸。開闔也。

王此伯言心主之脈。有屈折出入順逆之數也。心主之脈。即手厥陰心包絡之脈也。手少陰心經。本為君主之官。而以此包絡為心主者。正以其脈之所行。悉代君主。而遂謂之心主之脈也。大義見下文。其脈行於中指之端。中衝穴。從內少曲。循中指之內廉。以上留于掌中之勞宮穴。伏行于兩骨之間。外曲而行。出於兩筋之間。正骨肉之際。大陵穴之所在也。其氣滑利。上于二寸之內關穴。又外屈。出行兩筋之

本輪篇
曰心出
于中衝
官注于
大陵行
于間使
入于曲
澤為合
手少陰
也

上篇論
手太陰
主氣手
心主主
脈此申
明十二
經脈各
分皮部
各有氣
血各隨
經脈折
內屈折
而行故
曰其餘

間上至肘之內廉曲澤穴入于小筋之下留于兩骨之會上入于胸之天泉天池而內絡于心肺兩經此乃心主順行逆數之屈折也▲大義見前本輪篇第三節

黃帝曰手少陰之脈獨無腧何也岐伯曰少陰心脈也心者五藏六府之大主也精神之所舍也其藏堅固邪弗能容也容之則心傷心傷則神去神去則死矣故諸邪之在于心者皆在于心之包絡包絡者心主之

脈也故獨無腧焉

張此申明明宗氣貫心脈而行呼吸之因蓋血脈者心所主也包絡代行其血氣者君主無為而神明內藏包絡之相代君行其令也精神內藏其藏堅固故邪弗能傷心傷則死矣少陰心脈也也絡者心主之

脈也獨無腧焉包絡代膺其血氣也

註此承上文而明手少陰心經不必有治病之腧也輸者穴也前本輪篇止言心出于中衝云云而不言心經者豈心經獨無治病之腧乎非謂心經無輸穴也伯言少陰者心之脈也心為五藏六府之大主

乃所以藏神者故為精神之所舍也其藏堅固而邪弗能客若邪客之則心傷而神去入至於死矣故凡諸邪之在心者皆不在于心而在于心之包絡此包絡者遂得以同于心主之脈而即以心主稱之也故

治病者亦治心包絡之穴而已獨不取于心之輸者有以哉

黃帝曰少陰獨無腧者不病乎岐伯曰其外經病而藏不病故獨取其經于掌後銳骨之端其餘脈出入屈

折其行之疾徐皆如手少陰心主之脈行也故本輪者皆因其氣之虛實疾徐以取之是謂因衝而瀉因衰

而補如是者邪氣得去真氣堅固是謂因天之序

張此承上文復申明少陰之無輸者謂精神內藏不為各經轉輸其血氣而少陰之經脈亦從外而循于內也故外感于邪獨取其掌後銳骨之神門穴蓋病在外經而藏不病也其餘手足十二經脈之出入

屈折行之疾徐皆如手少陰心主之脈行蓋言十二經脈相同非少陰之獨無腧也致取少陰之本腧也皆因其正氣之虛實以取之而不因於邪也因心氣之盛而瀉之瀉者瀉其心氣之衰者補之蓋精神內藏藏

皆固其正氣之虛實以取之而不因於邪也因心氣之盛而瀉之瀉者瀉其心氣之衰者補之蓋精神內藏藏真堅固邪在外經而不傷于內故止因正氣之盛虛而補瀉其腧也八正神明論曰因天之序盛虛之時移

光定位正立而待蓋心為陽中之太陽而上應于日如衰而補之以待日之方中衝而瀉之以待日之將晏此承上文而明心經之病在外經而不在內臟所以止取神門之穴而餘病則取包絡而已夫諸邪之

註

在心者蓋治心之包絡則少陰心經獨不病乎伯言心經之病在于外經凡經脈之行于外者偶病耳

脈出入
屈折皆
如手少
陰心主
之脈行
此句申
明前節
之義
若因于
邪止取
外經之
神門因
正氣之
盛虛然
後補焉
其論

其心之內藏則不容病者也。故外經有病，獨取其掌後銳骨之端，神門穴耳。其餘脈之出入曲折，所行之
徐疾，皆于手厥陰心包絡之脈行也。故本經本論篇謂治手少陰者，即治心包絡經，皆調其氣之虛實疾
徐以取之。是謂因邪氣所衝而瀉之，真氣衰而補之。
如是者，則邪去而真固有以循天道四時之序矣。

黃帝曰：持鍼縱舍奈何？岐伯曰：必先明知十二經脈之本末。皮膚之寒熱，脈之盛衰滑澹，其脈滑而盛者，病
日進，虛而細者，久以持，大以瀉者，為痛痺。陰陽如一者，病難治。其本末尚熱者，病尚在，其熱已衰者，其病亦
去矣。持其尺，察其內之堅脆，大小滑澹，寒溫燥濕，因視目之五色，以知五藏而決死生，視其血脈，察其色，以
知其寒熱痛痺。

此論審別病氣，在于皮膚經脈之外內，有出入盛衰之別也。本末者，十二經脈之本標，血氣之流注，出
入者也。皮膚之寒熱，病氣在于皮膚也。脈之盛衰滑澹，病氣在于經脈也。其脈滑而盛者，病日進于經
脈之中，虛而細者，病外持于脈外也。夫在外者，皮膚為陽，筋骨為陰，脈大以瀉者，為寒熱痛痺也。如左右
之陰陽如一者，病難治，謂皮膚筋骨之淺深皆病也。其本末尚熱者，病尚在于血脈之中，其勢已衰者，其
病氣隨經脈之血氣，出于氣街而亦去矣。邪氣藏府篇曰：脈滑者，人之皮膚亦滑，脈澹者，人之皮膚亦澹，
故持其尺，察其尺膚之堅脆，大小滑澹，以知皮膚分肉之寒熱燥濕也。五藏之血色見于目，因視目之五
色，以知五藏而決死生，蓋病在藏者，半死，半生也。視其血絡，察其皮毛，以知痛痺之寒熱也。皮部論曰：凡
十二經脈，絡者，皮之部也。其色多青，則痛多黑，則痺多黃，赤則熱多，白則寒，五色皆見，則寒熱也。此篇論榮
衛宗氣，榮行出于皮膚，經脈之外內，故持鍼縱舍亦當
察病氣之在于皮膚，在于經脈，或在內之五藏也。

此帝問持鍼縱舍之法，而伯先以視病之法言之也。第四節帝以持鍼之數，納鍼之法，縱舍之意，問之
而伯尚未言，故此以持鍼縱舍為問。伯言必先明知手足十二經脈之本末，其各經何起何止也。皮膚
之寒熱，各經之分肉，孰寒而孰熱也。及人迎氣口之脈，盛衰滑澹，其脈之滑而盛者，病當日進，脈之虛而
小者，病久以持，若大而帶澹，當為痛痺。如人迎氣口如一，則脈為關格，病當難治。大義見四時氣禁服
終始等篇。胸腹為本，四肢為末，凡本末尚熱者，其病尚在，凡本末之熱已衰者，其病亦去，不惟是也。又
必持其尺部以察其肉之堅脆，脈之大小滑澹，體之寒溫燥濕，即本經論疾診尺篇所謂獨調其尺以言
其病也。又以脈為五藏六府之精，此語見本經大惑論。視其目之五色，以知其五藏而決其死生，又
視其血脈之陷下與否及經脈之五色，以知其寒熱痛痺。大義見本經經脈篇。斯可以行持鍼之舍
之法矣。



真氣神
氣也神
氣出入
于皮膚
絡脈之
外內與
傷寒論
合參

節之天
三百六
十五度
絡脈之
滲淫于
諸節者
也言神
氣從血
脈而游
于機關
之室
五藏之
血氣各

黃帝曰持鍼縱舍余未得其意也岐伯曰持鍼之道欲端以正安以靜先知虛實而行疾徐左指執骨右手循之無與肉果瀉欲端以正補必閉膚鋪鍼導氣邪得淫泆真氣得居

張此論刺血脈而當養其真氣也真氣者所受于天與穀氣并而充身者也縱舍者迎隨也無與肉果者刺脈無傷肉也

註此伯始以持鍼縱舍之法言之也凡持鍼之道欲端以正安以靜先知病之虛實以行疾徐之法始用左按指其病人之骨右手循穴以施其鍼方鍼入時無與肉果欲行瀉法必端以正欲行補法必閉其膚助鍼導氣邪氣可淫泆而散真氣得在內而居矣

黃帝曰扞皮開腠理奈何岐伯曰因其分肉左別其膚微納而徐端之適神不散邪氣得去

張此論刺皮膚而當養其神氣也神氣者兩精相搏之所生兩精者天乙之精後天水穀之精也

註此同第四節扞皮開腠理之問而伯言其有法也所謂扞皮開腠理者因其分肉之在何經而扞分其皮以開其腠理而入刺之也先以左手別其皮膚然後右手微納其鍼而徐徐端正其鍼以入之斯乃扞皮開腠理之法其神氣自然不散而邪氣乃得以去矣

黃帝問於岐伯曰人有八虛各何以候岐伯答曰以候五藏黃帝曰候之奈何岐伯曰肺心有邪其氣留于兩肘肝有邪其氣流于兩腋脾有邪其氣流于兩髀腎有邪其氣留于兩膕凡此八虛者皆機關之室真氣之所過血絡之所遊邪氣惡血固不得佳留佳留則傷經絡骨節機關不得屈伸故病變也

張此言五藏之血氣從機關之虛出于膚表與榮衛宗氣之相合也九鍼章曰節之交神氣之所遊行出入兩肘兩腋兩髀兩膕乃關節交會之處心藏之神氣從此而出如五藏有邪則氣留于此而不得布

散矣真氣之所過謂五藏之經脈各從此而經過邪氣佳留則傷經絡謂邪在于皮膚留而不入則傷經絡矣此言機關之室在于骨節之交五藏之血氣從此而出于分肉皮膚不涉于血脈也故五藏有邪則氣留于此如外感于邪氣惡血流滯于此則骨節機關不得屈伸而病變也按本篇論榮氣行于脈中衛氣行于脈外而宗氣貫心脈而行于脈中從手太陰而行于脈外衛氣日行于皮膚分肉夜行于五藏之陰而五藏之氣又從機關之虛外出于膚表此形身藏府之氣游行于外內而交相出入者也至于經脈之血氣屈折于外內之間出入于本表之處皆假邪客以明正氣之留行乃修身治民之大張本也



從本經而出
前四留
字俱當
作流惟
流故留
故下文
佳留之
留佳作
流

內叶訥
惡去聲

註馬此明言八虛可以候五藏也。八虛者，即下兩肘兩腋兩髀兩膕之間，由五藏內虛，以致虛邪客之而為病也。肺之經脈自胸之中府以入兩腋之俠白等穴，心之經脈自肘上極泉以行于少海等穴，故肺心有邪其邪氣當流于兩肘也。脾之經脈自足大指之隱白以行于脾之血海等穴，故脾有邪其邪氣當流于兩腋也。胃之經脈自足心湧泉以行于膕之陰谷等穴，故胃有邪其邪氣當流于兩髀也。肝之經脈自足大指之太敦以行于膝下之期門等穴，故肝有邪其邪氣當流于兩膕也。腎之經脈自足小指之少澤以行于膝下之陰谷等穴，故腎有邪其邪氣當流于兩髀也。凡此八者，皆機關之室，真氣之所過，血脈之所游，非邪氣惡血可以佳留之所，若佳留之，則經絡傷而骨節機關不得屈伸，其病當為拘攣矣。其始也，由五藏虛而邪氣流于八所，其既也，即八所而可以候五藏，故曰八虛可以候五藏也。

通天第七十二

註馬內言人有五等，皆稟氣于天，故名篇。

黃帝問於少師曰：余嘗聞人有陰陽，何謂陰人？何謂陽人？少師曰：天地之間，六合之內，不離于五人，亦應之。非徒一陰一陽而已也。而略言耳。口弗能徧明也。黃帝曰：願略聞其意。有賢人、聖人、心能備而行之乎？少師曰：蓋有太陰之人、少陰之人、太陽之人、少陽之人、陰陽和平之人。凡五人者，其態不同，其筋骨血氣各不同。

註張一陰一陽者，始生之兩儀，應陰陽和平之人也。太陰少陰太陽少陽，應所生之四象也。人稟天地之氣而生，成此形氣，是以陰陽二十五人章論地之五行以生此形，故論五音之形，此論人合天之陰陽四象，故篇名通天。而論人之態也。

註馬此舉五等之人而概言之，非徒有陰人陽人而已也。

黃帝曰：其不等者，可得聞乎？少師曰：太陰之人，貪而不仁，下齊湛湛，好內而惡出，心和而不發，不務于時，動而後之。此太陰之人也。

註張趙庭霞曰：太陰之人，太偏于陰矣。其仁陰險，故貪而不仁；陰內而陽外，故好內而惡出；湛湛清潔貌，下動而後隨之，柔順之態也。